

賜溥等白金一緡錢悉補侍禁殿直鎮其職謂宰相曰溥等條金事亦頗有所長朕嘗語恕等若文章稽古此輩固不可望矧錢穀利病從自幼至長寢處其中必周知根本卿但假以顏色引令剖陳必有所益恕不肯降意詢問旋以職事曠廢上召而責之始頓首謝王賓以供奉官充亳州監軍妻極如悍時監軍不許挈家至任所妻擅至亳州賓具以白上上召見其妻詰責得衛上交粹之杖一百配為忠峭卒妻一夕死陳州民張矩殺里中王裕黎兩人知州田錫未嘗慮問又詣闕訴冤遣二朝士鞠之皆云非矩所殺裕家冤甚其子福應為軍因得見曰臣非欲隸軍蓋家冤求許耳 太宗恕付御史府治之寘矩于法二朝士皆坐貶錫洎通判郭渭謫為海郢州團練副使饒州卒妻訴理夫死至召知州范正辭庭辯且夫引見散秩庶僚而容其各各有請二司胥吏而引對正殿命以官爵聽其所陳一州都監而得自上奏至召其妻責辱之一卒應募而得入見遂伸家冤為貶責吏萬幾如是安得不理今之言典故者蓋未能盡云

### 王居正封駁

紹興五六年間王居正為給事中時王繼先方以醫進

中旨以其賁添監浙江稅務錄黃過門下居正封還  
高宗批三省將上及二相進呈聖訓云卿等亦嘗用醫  
者否對曰皆用之曰所酬如何曰或與酒或與錢或與  
絹帛隨大小效驗以荅其勞 上曰然則朕宮中用醫  
者不得酬謝邪文字未欲再待出可以喻居正使之書  
設丞相退即語居正曰聖意如此是事亦甚小給事不  
必固執居正唯唯遂請對 上語如前而玉色頗厲居  
正對曰臣庶之家待此輩是朝廷有異量功隨力各致  
陳謝之禮若朝廷則不然繼先之徒以枝術庸流享官  
榮受糧俸最爲可事哉一或美職重則有刑輕則斥遂

使其應奉有効僅能塞責而已想金帛之賜固自不少  
至於無故增創負闕誠爲未善臣不願陛下輒起此門  
上悟曰卿言是也即日下其奏前奉旨揮更不施行居  
正之直諒有守 高宗之聽言納諫史錄中恐不備  
載故敬書之邁頃聞之於張九成

### 王元之論官冗

省官之說昔人論之多矣唯王元之兩疏最爲切當其  
一云臣舊知蘇州長洲縣自錢氏納土以來朝廷命官  
七年無縣尉使主簿兼領之未嘗闕事三年增置尉未  
嘗立一功以臣詳之天下大率如是誠能省官三千員

減俸數千萬以供邊備寬民賦亦大利也其二云開寶中設官至少臣占籍濟上未及第時止有刺史一人李謙溥是也司戶一人孫賁是也近及一年朝廷別不除吏自後有團練推官一人舉士安是也太平興國中臣及第歸鄉有刺史通判副使判官推官監軍監酒推稅等又增四員曹官之外更益司理問其租稅減於曩日也問其人民逃於昔時也一州既爾天下可知冗兵耗于上冗吏耗于下此所以盡取山澤之利而不能足也觀此二說以今言之何止於可為長太息哉

梁狀元八十二歲

陳正敏遜齋開覽梁灝八十二歲雍熙二年狀元及第其謝啓云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後終祕書監卒年九十餘此語既著士大夫亦以為口實予以國史考之梁公字太素雍熙二年廷試甲科景德元年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暴疾卒年四十二子固亦進士甲科至直史館卒年三十二史臣謂梁方當委遇中途夭謝又云梁之秀穎中道而摧明白如此遜齋之妻不待攻也

太宗恤民

曾致堯為兩浙轉運使嘗上言去歲所部杖租惟湖州

一郡督納不期而蘇常潤三州悉有遺負請各按實罰  
太宗以江淮頻年水災蘇常特甚致堯所言刻薄不可  
行因詔戒之使倍加安撫勿得騷擾是事必已編入  
三朝實訓中此區史本傳所載也

### 潘游洪沈

紹興十三年勅令所進書剛定官五員皆自選人改秩  
潘良能李成游操存誠沈介德和伯兄景伯皆拜秘書  
省正字張孝臣正民以無出身除司農丞四正字同日  
赴館供職少監秦伯陽於會食之次謂坐客言一旦增  
四同舍而姓皆從水傍燒有一句願諸君為對之以成

三館異日佳話即云潘游洪沈泛瀛洲坐客合詞賞歎  
竟無有能對者予因記筆談所載元厚之絳少時曾夢  
人告之曰異日當為翰林學士須兄弟數人同在禁林  
厚之自思素無兄弟歎為不然及熙寧中除學士同時  
相先後入院者韓維持國陳繹和叔鄧綰文約陽繪元  
素名皆似系始悟兄弟之說飲用絳繹繪維綰繪為  
對然未暇考之史錄歲月果同否也

### 舞鷗游蜻

戰國時諸子百家之書所載絕有同者列子黃帝篇云  
海上之人有好漚鷗鳥者每旦之海上從漚鳥游漚鳥

之至者百數而不止其父曰吾聞瀝鳥皆從汝游汝取  
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瀝鳥舞而不下也呂覽精喻篇  
云海上人有好蜻蜻也者每朝居海上從蜻游蜻之至  
者百數而不止前後左右盡蜻也終日玩之而不去其  
父告之曰聞蜻皆從汝居汝取來吾將玩之明日之海  
上蜻無至者矣此二說如出一手也

即中用資序

國朝官制既行除用職事官下問資序高下但隨階品  
而加行守試以賦錄即中負外郎亦自為兩等類因履  
歷而授之後來相承必欲已關陞知州資序者為郎中

於是拜負外郎者具改官後實歷歲月申吏部不以若  
干任但通理細滿八考則陞知州乃正俸郎中別命詞  
給告頃嘗有旨初除郎官者雖資歷已高且為負外候  
吏部再申然後陞作郎中近歲掌故失之故李大性自  
浙東提刑除吏部時佐自大理正除刑部徐閱自大府  
丞除都官岳震自將作少監除度支其告內即郎中  
與元旨揮戾矣

臺諫分職

臺諫不相見已書於續筆中其分職不同各自有故實  
元豐中趙彥若為諫議大夫論大臣不以道德承聖化

而專任小數與群有司校計短長失具瞻體因言門下  
侍郎章子厚左丞王安禮不宜處位

神宗以彥若侵御史論事左轉秘書監蓋許其論議而  
責其彈擊為非也元祐初孫覺為諫議大夫是時諫官  
御史論事有分限毋得越職覺請申唐六典及天禧詔  
書凡發令造事之未便皆得奏陳然國史所載御史掌  
糾察官邪肅正綱紀諫官掌規諫諷諭凡朝政闕失大  
臣至百官任非其人三省至百司事有失當皆得諫正  
則蓋許之矣唐人朝制大率重諫官而薄御史中丞溫  
道遇左補闕李虞惠不避捕從者皆辱左拾遺舒元

襄等建言故事供奉官惟宰相外無屈避造存廢典禮  
辱天子侍臣遺補雖卑侍臣也中丞雖高法吏也侍臣  
見陵法吏自恣請得論罪乃詔臺官供奉官共道路聽  
先後行相值則揖然則居此二雄職者在唐曰了不相  
謀云

正元朝七

劉禹錫聽舊宮人穆氏唱歌一詩云曾陪織女渡天河  
記得雲間第一歌休唱正元供奉曲當時朝士已無多  
劉在正元任郎官御史後二紀方再入朝故有是語汪  
藻始采用之其宣州謝上表云新建武之官儀不圖重

見數正元之朝士今已無多汪在宜和問為館職待嘗  
即是時紹興十三年中其用事可謂精切邁嘗四用  
之謝侍講修史表云下建武之詔書正尔恢張於治具  
數正元之朝士獨憐留落之孤蹤以 德壽慶典曾  
任兩省官者遷秩蒙轉通奉大夫謝表云供奉當時敢  
虛正元之朝士頌歌大業願賽至德之中興元 求思  
陵橋道頓逸使轉宣奉大夫謝表云武德文階愧三品  
維新之澤正元朝士動一時既往之悲 至上帝位  
明堂禮成謝加恩云考皇祐明堂之故操以舉行念正  
元朝士之存今其餘幾亦各適事引用近者單夔以知

紹興府進華文閣直學士謝表云數甘泉法從之舊真  
正元朝士之餘夔當淳熙中雖為侍郎然一朝名臣尚  
多又距今材十餘歲似為未穩貼也

表章用兩臣字

表章自叙以兩臣字對說由東坡至汪淨溪多用之蘇  
湏要審度君臣之間情義厚薄及姓名眷顧於君前如  
何乃為合宜坡湖州謝表云知臣愚不適時難以追陪  
新進察臣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登州表云於其黨  
而覩過謂臣或出於愛君就所短以求長知臣稍習於  
治郡侍讀謝表云謂臣雖無大過人之才知臣粗有不

欺君之實欲使朝夕與於討論潁州表云意其忠義許國故暫召還察其老病畏人復許補外汪謝徽州云謂臣不改歲寒故起之散地察臣素推月旦故付以本州為陸藻謝給事中云知臣推鉅無他故長奉賢王之學憫臣踐揚滋久故亟陞法從之班為汪樞密謝子自虜中歸不令人城降詔莫諭表云知臣齒髮已凋常恐御攸之無後隣臣肺肝可見有如去病之辭家凡此所言皆可自表於君前者劉夢得代竇群容州表有察臣前住事實恕臣本性朴愚之句坡公蓋本諸此近年後主假情作文不識事體至有碌碌常流乍得一壘亦輒云

知臣察臣之類真可笑也

劉夢得謝上表

願守謝上表首必云伏奉告命後臣某州某於某月某日到任上訖然後入詞獨劉夢得數表不悉和州者曰於奉去年六月二十五日制書授臣使持節和州諸軍事守和州刺史臣自理已實不聞善最思私忽降虜并失各臣某中謝伏惟皇帝陛下至永寶祚光闡鴻猷有漢武天人之姿唐周成唐世之德發言令古舉意通神委用得人勳推咸悅理平之遠從古無倫微臣何幸獲親昌運臣業在辭學早歲策名德宗尚文擢為御史出



中外歷事五朝累承恩光三換符竹分憂之寄禱執  
非輕而素蓄所長効用無日臣聞一物失所前王軫懷  
奉逢聖朝肯惠無位臣即以今日二十六日到所任上  
跪伏以地在江淮俗參吳楚災旱之後總撫誠難謹當  
奉宣皇風慰彼黎庶久於其道冀使知方伏乞聖慈俯  
賜昭鑒首尾敘述皆與他人表不同其夔州汝州同州  
蘇州諸篇一體適長子祥常稱誦之及為太平州遂擬  
其體代作一表其詞云臣邁言伏奉今年九月十七日  
制書授臣知太平州者一麾出守方切兢危三命滋共  
弗塞控避仰皇天之太造知冊地以何言中謝恭惟

皇帝陛下睿知有臨神武不殺慕舜之孝見堯於墻  
德冠古今而獨尊仁並清寧而編覆明見萬里拊大泚  
於車書于來庶民更精求於岳牧臣家本儒素時無令  
名濫竽宋博之科稅駕清華之地瀛山抱槩即省握蘭  
在紹興之季年汚記注於右史龍飛應運鳳歷紀祥不  
遺微細兼取愚頌遂以詞賦之職獲侍清閒之歡雖官  
命應仙許暫來於天上而塵心未斷旋即墮於人間一  
去十八年之中三叨二千石之寄未繇金華郡還紬石  
室書從珍臺閒館之游勸廣厦細梅之講真拜學士既  
名私人受九重知己之殊極三八承明之幸使與大議

不專斯文而臣弱羽不足以當雄風。蹇步不足以勝重任。上恩惜其終棄。左符寵其餘生。李責數奇。徒羨侯於拔尉。馮黠委發。敢歎薄於淮陽。臣即以今月二十八日到任。上訖伏以郡在江東。昔稱道院地。鄰淮右。今謂壯蕃謹。當宣布息威。奉行寬大。求民之瘼。問俗所宜。綬帶輕裘。雖帶賢長城於李勣。清心省事。敢不避正堂於蓋公。庶幾固結本根。少復報酬。知遇全規模。其步驟然視昔所作。猶覺語煩。

陳簡齋葆真詩

自崇寧以來。時相不許士大夫讀史作詩。何清源至於

修入。今或本意。但欲崇尚經學。痛沮詩賦耳。於是庠序之間。以詩為諱。政和後。稍復為之。而陳去非遂以墨梅絕句擢實館閣。嘗以夏日借五同舍集葆真宮池上避暑。取綠陰生。畫靜分韻賦詩。陳得靜字。其詞曰。清池不受暑。幽討起予病。長安車轍邊。有此萬荷柄。是身唯可懶。共寄無盡興。魚游水底涼。鳥語林間靜。談餘日亭午。樹影一時正。清風不負客。意重百金贈。聊將兩鬢蓬。起照千丈鏡。微波喜推人。小立待其定。梁王今何許。柳色幾衰感。人生行樂耳。詩律已具贈。邂逅一尊酒。它年五君飲。重期踏月來。夜半蕭煙艇。詩成出示坐。上皆詫為

禮場朱新仲時親見之云京師無人不傳寫也

仙傳圖志荒唐

昔人所作神仙傳之類大底荒唐謬悠殊不能畧考引  
史策如衛叔卿事云漢儀鳳二年孝武皇帝開居殿上  
而見之月支使者事云延和三年武帝幸安定而月支  
國遣使獻香案儀鳳乃唐高宗紀年名延和乃魏太武  
唐睿宗紀年名而誕妄若是自餘山經地志徃徃皆然  
近世士大夫采一方傳記及故老談說競為圖志用心  
甚專用力甚博亦不能免牴牾高夔守襄陽命僚屬作  
一書其序歷代沿革云在周為楚鄧鄭諸國摺左傳鄭

乃鄧邑後巴人伐楚圖鄭蓋楚成鄧故亦來屬元非列  
國也又引左傳蔓成然事以蔓為國摺成然乃楚大夫  
靈王奪其邑無所謂蔓國也

容齋四筆卷第十四

容齋四筆卷第十五 五則

徽廟朝宰輔

蔡京擅國命首尾二十餘年一時士大夫未有不因之  
以至大用者其後類來公議與為異同若宰相則趙清  
獻捷之張無盡商英鄭革原居中劉文憲正夫所行所  
言世多知之其居執政位者如張康國竇老溫蓋禹弼  
劉遠公路侯蒙元功者皆有可錄康國定元祐黨籍看  
詳講議司編彙奏牘皆深預密議及後知樞密院始浸  
為崖異 徽宗察京專懷陰令沮伺其姦蓋嘗許以  
相是時西北邊帥多取部內好官自辟置以力不以才

康國曰並塞當擇人以舒憂顧柰何欲私所善乎乃隨  
關選用定為格京使御史中丞吳執中擊之康國先知  
之具以奏益鎮潭州凡元祐逐臣在湖南者悉遭侵困  
因愛莫助之圖遂為京用至中書侍郎乃時有立異京  
一日除監司郡守十人將進書益判其後日收京使益  
所厚中書舍人鄭君中問之益曰君在西掖每見所論  
事舍人得舉職侍郎顧不許邪今丞相所擬十人其皆  
姻黨耳欲不逆其意得乎遂以附京至中書侍郎京去  
相遠首勸上辟元祐黨碑寬上書邪籍之禁凡京所行  
悖理殃民事稍稍釐正之蒙在政地 上從容問蔡

京何如人對曰使京能正其心術雖古賢相何以加  
上頷首且使密伺京所為京聞而銜之凡此數端皆見  
於國史本傳

### 教官掌牋奏

所在州郡相承以表奏書啓委教授因而餉以餼酒予  
官福州但為撰公家謝表及祈謝晴雨文至私禮牋啓  
小簡皆不作然遇聖節樂語嘗為之因又作他用者三  
兩篇每以自愧鄒忠公為穎昌教授府守范忠宣公屬  
撰興龍節致語辭不為范公曰翰林學士亦作此忠公  
曰翰林學士則可祭酒司業則不可范公敬謝之前輩

風節可畏可仰如此

經句全文對

予初登訖科再至臨安寓於三橋西沈亮功主簿之館  
沈以予買飯于外謂為不便自取家饌日相供同年湯  
丞相來訪扣俸食大槩具為言之湯公笑曰主人亦賢  
矣因戲出一語曰東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良久予應  
之曰為長者而折枝非不能也公大激賞而去汪聖錫  
為秘書少監每食罷會茶一同舍輒就枕不至及起亦  
戲之曰宰予晝寢於予與何誅衆未有言汪曰有一對  
雖於今事不切然却是一个出處云予貢方人夫我則

不暇同舍皆合辭稱羨

北郊議論

三代之禮冬至祀天於南郊夏至祭地於北郊王莽於  
元始中改為合祭自是以來不可復變元豐中下詔欲  
復北郊至六年唯以冬至祀天而地祇不及事元祐七  
年又復傳議而許將顧臨范純禮王欽臣孔武仲純純  
各為一說逮蘇軾之論出於是群議盡廢當時諸人之  
說有六一曰今之寒暑與古無異宣王六月出師則夏  
至之日何為不可祭二曰夏至不能行禮則遣官攝行  
亦有故事三曰省去繁文末節則一歲可以再郊四曰

三年一祀天又一年一祭地五曰當郊之歲以十月神  
州之祭易夏至之方澤可以免方暑舉事之患六曰當  
郊之歲以夏至祀地祗於方澤上不親郊而通燿火於  
禁中望祀軾皆辟之以謂無一可行之理其文載於奏  
議凡三千言元符中又詔議合祭論者不一唯太常少  
卿宇文昌齡之議最為簡要曰大地之勢以高卑則異  
位以禮制則異宜以樂則異數至於衣服之章器用之  
具日至之時皆有辨而不亂夫祀者自有以感於無自  
實以通於虛必以類應類以氣合氣然後可以得而親  
可以冀其格今祭地於圜丘以氣則非所合以類則非  
所應而求高厚之末身不亦難乎後竟用其議此兩說  
之至當如此

討論濫賞詞

東坡公行香子小詞云清夜無塵月色如銀酒斟時頗  
滿十分浮名浮利休苦勞神數隙中駒石中火夢中身  
銜抱文章開口誰親且陶陶樂盡天真不如歸去作箇  
閑人對一張琴一壺酒一溪雲紹興初范覺民為相以  
自崇寧以來創立法度例有汎賞如學校茶鹽錢幣保  
伍農田居養安濟寺觀開封大理獄室四方邊事御前  
內外諸司編勅會要學制禮制道史等書局掖庭編譯

行幸曲恩諸色營繕河埽功役採石木挑拖石等綱梓  
瑞禮樂兩城所公田伎術伶優三山采橋明堂西內八  
賢元圭種種濫賞不可勝述其曰應奉有勞獻頌有來  
職事修舉特授特轉者又皆無名直與及白身捕官選  
人改官職名襮搭非隨龍而依隨龍人非戰功而依戰  
功人等每事各為一項建議討論又行下吏部若該載  
未盡名色並各取朝廷旨擇臨時參酌追奪事件遂為  
畫一規式有至奪十五官者雖公論當然而失職者胥  
動造誇浮議蜂起無名子因改故語云清要無因舉選  
艱辛繁書錢須要十分浮名淨利虛苦勞神歎族中愁

心中悶部中身雖抱文章苦苦推尋更休說誰假誰真  
不如歸去作箇齊民免一回來一回討一回論至大字  
書寫貼於內前牆上邏者得之以聞是時偽齊劉豫方  
盜據河南朝論慮或搥人心亟罷討論之舉范公用是  
為臺諫所攻今章且史奏藁中正載彈疏竟去相位云

八八

唐盧肇為歙州刺史會客於江亭譜目前取一事為酒  
令尾有樂器之名肇令曰遙望漁舟不聞人八有姚叢  
傑者飲酒一器凭欄嘔噦須臾即席還令曰凭欄一吐  
已覺空快此語載於撫言又逸史云開元末一狂僧往



終廟回向寺一老僧令於空房內取尺八來乃王也謂  
曰汝主在寺以愛吹尺八謫在人間此常吹者也汝當  
回可將此付汝主僧進於玄宗特攻吹之宛是先所御  
者孫夷中仙隱傳房介然專吹竹笛名曰尺八將死預  
將管打破告諸人曰可以同將就壞亦謂此云尺八之  
為樂名今不復有呂才傳云正觀時祖孝孫增損樂律  
太宗詔待臣舉善音者王珪魏謩盛稱才製尺八凡十  
二枚長短不同與律諧契太宗即召才參論樂事又八  
之所出見於此無由曉其形製也爾雅釋樂亦不載

### 三給事相攻

元祐中王欽臣仲至自權工部侍郎除給事中為給事  
姚勔所駁而止大觀中陳亨伯自左司員外郎擢給事  
中為權官蔡薺所沮而出政和末伯相仲達在東省以  
疾暫謂告兩日張天覺復官之命過門下第四廳給事  
方會論為畏繳駁之故所以託病遂罷和滁州

### 朱熹一詩

政和末老蔡以太師魯國公總治三省年已過七十與  
少宰王黼爭權相傾朱熹一在館閣和同舍秋夜省宿  
詩云若火未甘退雅金方在征炎涼分勝負頃刻變陰  
晴兩人門下上互與譖言以為朝諂其後黼獨相熹職

多遷擢朱居官如故而和入著花詩云紛紛桃李春  
眼成苦羨晚榮方耐久造物豈吾欺或又譜於黼黻焉  
恚憤是時士論指三館為閑廬

### 蔡京輕用官職

蔡京三八相時除用士大夫視官職如糞土蓋欲以天  
爵市私恩政和六年十月不因赦令侍從以上先錄左  
降同日遷職者二十八通奉大夫張商英為觀文殿學  
士中大夫王襄為延康殿學士顯謨閣待制李固南為  
述古殿學士寶文閣待制蔡薤顯謨閣待制葉夢得並  
為龍圖閣直學士寶文閣待制張迺通奉大夫錢即奉

文殿修撰王漢之並為顯謨閣直學士中大夫葉祖洽  
為徽猷閣直學士朝散大夫曾孝蘊為天章門待制朝  
散郎俞臬朝議大夫曾孝序中奉大夫范致明右文殿  
修撰蔡肇太中大夫孫蕃朝議大夫王覺右文殿修撰  
陳賜並為顯謨閣待制朝請郎蔡懋中奉大夫龐恭孫  
朝請郎洪彥昇並為徽猷閣待制至十一月冬祀畢大  
赦天下仍復推恩

### 卽度使改東宮環衛官

太祖有天下將收藩鎮威柄故漸行改革至於位至侍  
中中書令使相者其高僅得東宮官次但居環衛鳳翔

王晏為太子太師安遠武行德為太子太傅護國郭從  
義為左金吾上將軍鳳翔王彥超為右金吾上將軍定  
國白重贊為左千牛上將軍太保楊廷璋為右千牛上  
將軍靜難劉重進為羽林統軍若符考鄉者以太師中  
書令天祚節度使直罷歸洛八年不問亦不別除官其  
廟謨雄斷如是靖康初以戚里冒政宣息典多違節制  
乃摅用此制錢景臻以少傅安武節度劉宗元以開府  
儀同三司鎮安節度並為左金吾上將軍范納以平涼  
劉敷以保信劉敏以保成張榘以駕德王舜臣以岳陽  
朱孝孫以應道錢忱以瀘川節度並為右金吾上將軍

自後不復舉行矣

宰相任恣

宰相欲收士譽使恩歸已故只以除用為意而不任職  
反顯有過舉者亦不肯任恣稍行黜徙文惠公在相位  
嘗奏言个之監司郡守其無大過者臺諫固不論擊但  
其間實有疲煥庸老之人依阿留之轉為民害臣欲皆  
與祠祿理作自陳監司或就移小郡庶幾人有家食之  
資國無曠官之失 孝宗欣然聽許於是湖南轉運  
判官任紹改知復州廣東提舉鹽事劉景改知南雄州  
時太常承闕監左藏庫許子紹欲得之公以大超越論

使小緩于紹宛轉愈方乃白其事出通判靜江府議者  
私謂若如此則是廟堂而兼臺諫之職殊不思進賢退  
不肖真宰相之事耳欲擬宮觀三四人未暇而去位子  
紹之出遂織入言章中近者京丞相以國子錄吳仁傑  
居職未久便欲求遷奏罷歸吏部注簽判亦此意也

#### 四李杜

漢太尉李固杜喬皆以為相守正為梁冀所殺故掾楊  
生上書乞李杜二公骸骨使得歸葬梁冀之誅權執專  
歸官官傾動中外白馬令李雲露布上書有帝欲不諱  
之語桓帝得奏震怒逮雲下北寺獄弘農五官掾杜眾

傷雲以忠諫獲罪上書願與雲同日死帝愈怒下廷尉  
皆死獄中其後襄楷上言亦稱為李杜靈帝再治鈞黨  
范滂受誅母就與之訣曰汝今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  
謂李膺杜密也李太白杜子美同時著名故韓退之詩  
云李杜文章在光燭萬丈長凡四李杜云

#### 渾脫隊

唐中宗時清源尉呂元泰上書言時政曰比見坊邑相  
率為渾脫隊駿馬胡服名曰蘇幕遮旗鼓相當騰逐喧  
譟以禮義之朝法胡虜之俗非先王之禮樂而示則於  
四方書曰謀時寒若何必羸形體謹衢路鼓舞蹻蹻而

索寒馬書聞不報此蓋并論漢末胡之戲唐史附於宋  
務光傳末元泰竟亦不顯近世風俗相尚不以公私宴  
集皆為要曲要舞如渤海樂之類殆猶此也

### 歲陽歲名

歲陽歲名之說始於爾雅太歲在甲曰闕逢在乙曰旃  
蒙在丙曰柔兆在丁曰彊圉在戊曰著雍在己曰屠維  
在庚曰上章在辛曰重光在壬曰玄默在癸曰昭陽謂  
之歲陽在寅曰攝提格在卯曰單闕在辰曰執徐在巳  
曰大荒落在午曰敦牂在未曰協洽在申曰涇灘在酉  
曰作噩在戌曰閹茂在亥曰大淵獻在子曰困敦在丑

曰赤奮若謂之歲名自後雅太史公歷書用之而或有  
不同如闕逢為馬逢旃蒙為端蒙柔兆為游兆彊圉為  
彊梧著雍為徒雍屠維為祝掣上章為尚橫重光為昭  
陽玄默為精艾昭陽為勳章大荒荒為大芒落協洽為  
汴洽涇灘為汴濮作噩為作鄂閹茂為淹茂大淵獻  
困敦更互赤奮若乃為赤奮若此蓋年紀久遠傳寫或  
訛不必深辨但漢武帝太初元年太歲丁丑而以為甲  
寅其失多矣爾雅又有月陽月名月在甲曰畢在乙曰  
橘在丙曰脩在丁曰圉在戊曰厲在己曰則在庚曰室  
在辛曰塞在壬曰終在癸曰極正月為陬二月為如三

月為朔四月為余五月為舉六月為旦七月為相八月  
為壯九月為玄十月為陽十一月為辜十二月為涂考  
之典籍唯歷書謂太初十月為畢聚離騷云攝提正于  
孟陬左氏傳十月由良月國語至于玄月它未嘗稱引  
郭景純注釋云自歲陽至月名皆所未詳通者故闕而  
不論蓋不可強為之說非若律書所言二十八舍十母  
十二子猶得穿鑿傳致也資治通鑑專取歲陽歲名以  
冠年不可流解殊不若甲子至癸亥為明白爾韓退之  
詩歲在淵獻牽牛中王介甫字說言疆圉自餘亦無說  
左傳所書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歲在降婁降婁中而

且歲在陂訾之曰歲五及鷄太歲在顯帝之虛歲在丞  
青歲在大梁皆用歲星次舍言之司馬倬跋溫公潛虛  
其末云乾道二年歲在采北閏戊亥默執徐月極大淵  
獻日謂丙戌年壬辰月癸亥日以歲名施於月日尤為  
不然漢章不自為文殆是僚窠強解事者所作也

官稱別名

唐人好以它名標榜官稱今漫疏於此以示子姪之未  
能盡知者太尉為掌武司徒為五教司空為空土侍中  
為太貂散騎常侍為小貂御史大夫為亞台為亞相為  
司憲中丞為獨坐為中憲侍御史為端公南林橫榻雜

端又曰脆禁殿中為引端又曰開口椒監察為合口椒

諫議為大坡大諫浦闕諫今司為中諫又曰補袞拾遺正今

言為小諫又曰遺公給事即為夕即夕拜知制誥為三

字起君即為左螭舍人為右螭又並為修注吏部尚書

為大天禮部為大儀兵部為大戎刑部為大秋工部為

夫起吏部即為小選為省眼考功度支為振行禮部為

小儀為兩省舍人今日南宮刑部為小秋祠部為水柄

器比部為比盤又曰比脚皆頭屯田為田曹水部為水

器比部為比盤又曰比脚皆頭屯田為田曹水部為水

器比部為比盤又曰比脚皆頭屯田為田曹水部為水

器比部為比盤又曰比脚皆頭屯田為田曹水部為水

為棘卿評事為廷平將作監為大匠少監為少匠秘書

車為大蓬少監為少蓬左右司為都公太子庶子為官

相宰相呼為堂老兩省相呼為閣老尚書丞即為曹長

御史拾遺為院長下至縣令曰明府丞曰贊府贊公尉

曰少府少公少仙此已見前筆

容齋四筆卷第十五

卷四筆春 第十六十二則

漢至蘇子卿

漢世待士大夫少恩而獨於蘇子卿加優寵蓋以其  
使持節褒勸忠義也上官安謀反武子元與之有謀  
死武素與上官無彜弘羊有舊數為燕王所訟子又在  
謀中遂耐奏請逐捕武霍光夜其安宣帝立拜群臣定  
策功賜爵關內侯者八人劉得蘇武食邑張宴曰舊關  
內侯無邑以武守節外國得宗室後彥故特令食邑帝  
聞武年老子坐事死問左右武在匈奴久豈有子乎武  
曰前發匈奴時胡婦實產一子通國有聲問來願因使



者贖之上許焉通兩至上以為即入以武弟子為右曹  
以武著節老臣令剋剋望稱祭酒甚優寵之皇后文帝  
舅丞相御史將軍皆敬重武後圖畫中與輔佐有功德  
知名者於麒麟閣凡十一人而武得預武終於典屬國  
蓋以武老不任公卿之故先公繫留絕漠十五年能致  
顯仁皇太后音書蒙 高宗皇帝有蘇武不能過之  
語而厄於權臣歸國僅陛一職立朝不滿三旬訖林寶  
謫南荒惡地長子停官追誦漢史可為痛哭者已又案  
武本傳云奉使初還拜為典屬國秩中二千石昭帝時  
免武官後以故二千石與計謀立宣帝賜爵張安世薦

之即時召待詔數進見復為典屬國然則豫定策時但  
以故二千石耳而霍光傳連名奏昌邑王時直稱典屬  
國宣紀封侯亦然恐誤也

昔賢為卒伍

三代而上文武不分春秋列國軍將皆命卿大夫執政  
出則將兵載於詩書左傳可考也然此特謂將帥耳乃  
若卒伍之賤雖賢士亦為之不以為異魯哀公時吳伐  
魯次于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一踊於  
幕處卒三百人有若與焉杜預云卒終也謂於七百人  
中終得三百人任行也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

殺國士不知已也乃士之此蓋後世所嘗劫寨之類而  
有若亦為之存代魯冉求仲左師樊遲為右季孫曰須  
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謂雖年少能用命也冉有用矛  
於齊師故能入其軍杜預云言能以義勇也皆孔門高  
弟而親卒伍之事後世豈復有之

兵家貴於備豫

晉盜盧循據廣州以其黨徐道覆為始與相循寇建康  
以為前鋒初道覆遣人伐船材於南康山至始興賤賣  
之居人爭市之船材大積而人不疑至是悉取以裝艦  
旬日而辨蕭衍鎮雍州以齊室必亂密修武備多伐材

竹沉之檀溪積茅如岡阜皆不之用中兵參軍呂僧珍  
覺其意亦私具楫數百張衍既起兵出竹木裝艦葺之  
以茅事皆立辨諸將爭櫓僧珍出先所具者每船付二  
張爭者乃息魏太武南伐盱眙太守沈璞以郡當衝要  
乃繕城浚隍積財穀儲矢石為城守之備魏攻之三旬  
不拔燒攻具退走古人如此者甚多道覆雖失所從為  
畔渙之歸然其事固可稱也

渠陽蠻俗

靖州之地自熙寧九年收復唐溪洞城州元豐四年仍  
建為誠州元祐二年廢為渠陽軍又廢為寨五年復之

崇寧二年改為靖州始時溱陽縣為治所後改屬沅州  
而治來平其風俗更與中州異蠻酋自稱曰官謂其所  
部之長曰都慢邦人稱之曰土官酋官入郭則加冠巾  
餘皆椎髻能者則以白練布纏之曾殺人者謂之能婦  
人徒跣不識鞋履以銀錫或竹為釵其長尺有咫通以  
斑紬布為之裳紀歲不以建寅為首隨所處無常月要  
約以木鐵為契病不謁醫但殺牛祭鬼率以刀斷其咽  
視死所向以卜多至千百頭凡昏姻兄弟繼姑舅之  
昏他人取之必賄男家否則爭甚則讎殺男丁受田於  
酋長不輸租而服其杖有罪則聽其所裁謂之草斷凡

貸易之逋甲不能償則掠乙以取直謂之準擎長少相  
犯則少者出物謂之出面言語相詆則虛者出物謂之  
奉曰田丁之居峭巖重阜大率無十家之聚遇讎殺則  
立棚布棘以受之各有門款門款者猶言伍籍也借牛  
絲於鄰洞者謂之拽門款方爭時以首博首獲級一二  
則潰去明日復來必相當乃止款解仇則備財物以和  
謂之陪頭煖心戰之日覩者立其傍和勸之官雖居其  
中不敢犯也敗則走謂之上坡志在於掠而不在於殺  
則震以金鼓而挺其一隅縱之逸謂之趨敗者屈而歸  
之掠其財而還其地謂之入地兵器有甲冑標牌弓弩

而刀之鐵尤良努則傳矢於弦而偏架之謂之偏架努其利俾中土神臂弓雖暑濕亦可用凡仇殺雖微隙必發雖言學勢必報父子兄弟之親不避也子弟為士人者隸於學讎殺則歸罪則復來荆湖南北路如武岡桂陽之屬惟民大略如此

### 寄資官

內侍之職主于幹辦後死則為出常調派輩稱之曰死使又進而幹辦龍圖諸閣曰閣長其上曰門司曰御藥曰御帶又其上為省官謂押班及都知也在法內侍轉至東頭供奉官則止若幹辦御藥院不許寄資當遷官

陽魯陽黎陽從陽零陽巫陽東陽韶陽柳陽揭陽弋陽

屬汝南郡弋當陽青陽黔陽壽陽麻陽雲陽莢陽復陽

山在西北陽復山上曲陽屬常下曲陽屬山桐陽屬五原陽屬雲

水之北者馮翊之池陽類陽郿陽沈陽扶風之杜陽河

東之大陽大平陽平大原之晉陽汾陽及河陽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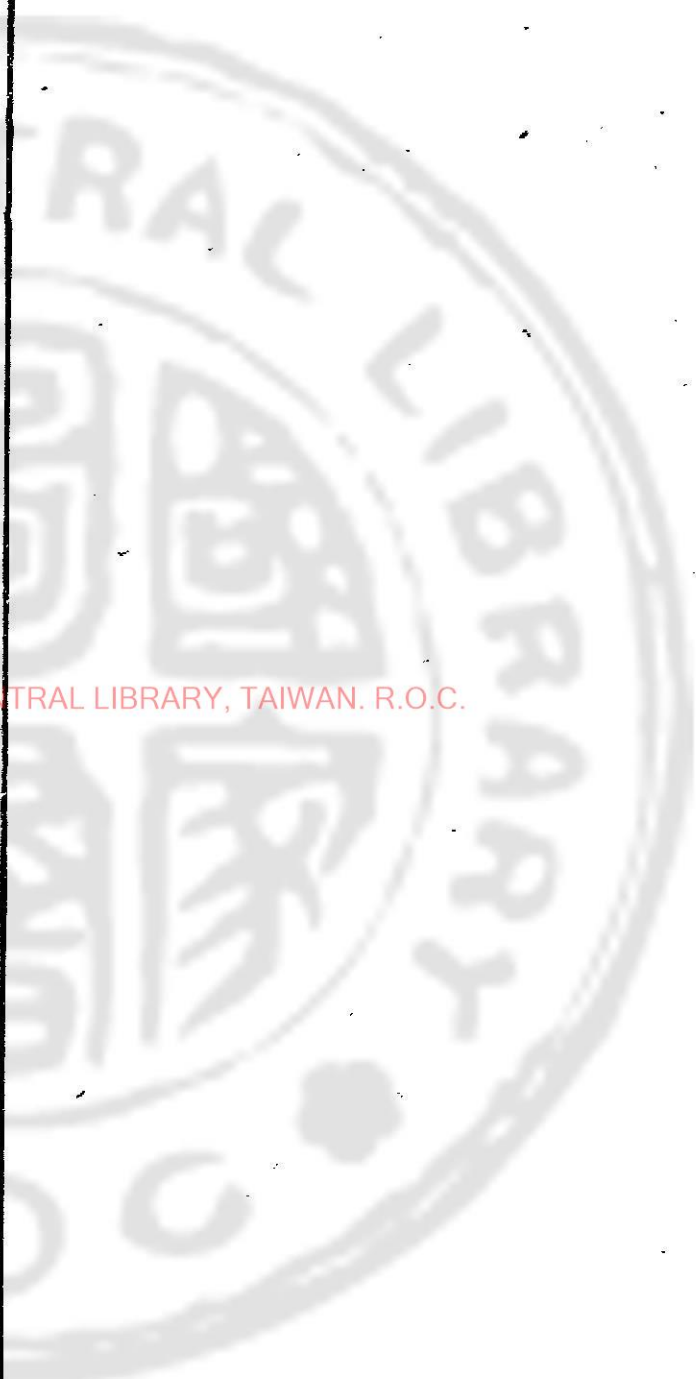
陽崇陽福陽渭陽淮陽汶陽濟陽襄陽滄陽漁陽遼陽

泗陽伊陽永陽滁陽潮陽澧陽灌陽汧陽泃陽休陽東

郡之濮陽東武陽潁川之潁陽昆陽舞陽汝南之汝陽

銅陽紉陽濯陽滄陽新陽安陽博陽成陽南陽之育陽

在陽著陽蔡陽筑陽棘陽北陽朝陽湖陽紅陽江夏之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而陽廬江之尋陽九江之曲陽濟陰之句陽音鈞句瀆  
郡之穀陽伏陽漂陽魏郡之繁陽鉅鹿之堂陽清河之  
清陽涿郡之高陽饒陽范陽勃海之泚陽濟南之般陽  
朝陽秦山之東平陽東武陽寧陽北海之膠陽東海之  
開陽曲陽都陽臨淮之射陽蘭陽丹陽之丹陽陵陽滎  
陽豫章之鄱陽鄒陽桂陽之耒陽桂陽滇陽武陵之無  
陽辰陽西陽零陽零陵之沘陽漢中之旬陽沔陽安陽  
捷為之江陽武陽漢陽金城之枝陽天水之略陽阿陽  
安定之涇陽彭陽北地之涇陽上郡之定陽鴈門之沃  
陽劇陽上谷之沮陽漁陽之要陽遼西之海陽石北平

之夕陽聚陽蒼梧之封陽趙國之易陽膠東之觀陽長  
沙之益陽已上皆見漢書地理志其水之下必曰在某  
水之陽合山水之稱陽者百有五六十至陰字則甚少  
蓋面勢在背自難立國邑耳山之北者唯華陰山陰龜  
陰蒙陰鶉陰雕陰襄陰水之南者汾陰蕩陰潁陰汝陰  
舞陰濟陰漢陰晉陰蒲陰湘陰潑陰河陰湖陰江陰淮  
陰園陰僅三十而已若樂陽南陽合陽被陽富陽在秦  
昌陽建陽在東海者武陽之類尚多有之莫能知其為山為  
水也

杜畿李泌董晉

漢建安中河東太守王邑被召郡掾衛固范先請留之  
固等外以請邑為名而內實與并州高幹通謀曹操  
杜畿為太守固等使兵絕陝津數月不得渡畿曰河東  
有三萬戶非皆欲為亂也吾單車直往出其不意因為  
人多計無斷必偽受吾吾得居郡一月以計磨之足  
矣遂詭道從即津度固遂奉之畿謂固先曰衛范河東  
之望也吾仰成而已比數十日諸將斬固等首唐正元  
初陝虢兵馬使達奚抱暉殺節度使張勸代摠軍務遠  
求旌節德宗遣李泌往欲以神策軍送之泌請以單騎  
入上加泌觀察使泌出潼關廊坊步騎三千布於關外

曰奉密詔送公泌寫宣以却之疾驅而前抱暉不使將  
佐出迎去城十五里方出謁泌稱其攝事保城壁之功  
入城視事明日召抱暉至宅語之曰吾非愛汝而不誅  
恐自今有危疑之地朝廷所命將帥皆不能入故旬汝  
餘生抱暉遂亡命宣武節度使李萬榮疾病其子迺為  
其馬使欲為亂都虞候鄧惟恭執送京師詔以東都留  
守董晉為節度使惟恭權軍事自謂當代萬榮不遣人  
迎晉晉既受詔即與僕從十餘人赴鎮不用兵衛至  
鄭州或勸晉且留觀變有自汴州出者言不可晉不對  
遂行惟恭以晉來之遠不及謀去城十餘里乃帥諸將

出迎晉入仍委以軍政久之惟恭內不自安潛謀廢  
事覺晉悉捕斬其黨械惟恭送京師觀此三者其危至  
矣杜畿李泌董晉皆以單車入逆城從容妥定其智更  
過人如此唐史猶譏晉為懦弛苟安殆不然也是特朝  
議以晉柔仁多可恐不能集用事汝州刺史陸長源為  
行軍司馬以佐之長源性剛刻多更張舊事晉初皆許  
之案成則命且黜由是軍中得安初劉玄佐李萬榮鄧  
惟恭時士卒驕不能禦乃置腹心之士幕於公庭無下  
挾弓執劍以備之時勞賜酒肉晉至之明日悉罷之謂  
之懦弛實為失當晉在亦三年而薨長源代之即為軍  
士所殺向使晉聽用其言汴亂久矣又李泌傳但云拜  
陝號觀察使開車道至三門及殺淮而亡兵於赴鎮事  
略不書亦失之也

嚴有翼詆毀公

嚴有翼所著藝苑唯黃該洽有識蓋近世博雅之士也  
然其立說頗務譏詆東坡公予嘗因論玉川子月蝕詩  
謂其輕發矣又有八端皆近於蚍蜉撼大木招後人攻  
擊如正誤篇中據其用五十本葱為種薤五十本發丘  
中即將為中郎解模金扇鵲見長桑君使飲上池之水  
為倉公飲上池節餘慶烝胡盧為盧懷謹云如此甚多



坡詩所謂扶雲漢分天章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出若用  
葱為薤用校尉為中即用扁鵲為倉公用餘慶為懷謹  
不失為名語於理何害公豈一一如學究書生案圖索  
駿規行矩步者哉四凶篇中謂坡稱太史公多見先秦  
古書四族之誅皆非誅死為無所攷據盧橘篇中謂坡  
詠枇杷云盧橘是鄉人為何所據而言昌陽篇中昌蒲  
贊以為信陶隱居之言以為昌陽不曾詳讀本草妄為  
此說苦茶篇中謂周詩記苦茶為誤用爾雅如臯篇中  
謂不向如臯閑射雉與左傳杜注不合其誤與江摠贊  
徃如臯路之句同蓋殺篇中謂四月食荔枝詩愛其味

物之上而坡未嘗到閩中不識真荔枝是特火山耳此  
數者或是或非固未為深失然皆不必爾也最後一篇  
遂名曰辨坡謂雪詩云飛花又舞謫仙簷李太白本言  
送酒即無雪事水底笙歌蛙兩部無笙歌字殊不知坡  
惜花詠雪以鼓吹為笙歌正是妙處坐看青丘吞澤芥  
青丘已吞雲夢芥用芥字和韻及以澤芥對溪蘋可謂  
工新乃以為出處曾不審芥非草芥之芥知白守黑名  
曰谷正是老子所言又以為老子只云為天下谷非為  
曰谷也如此論文章其意見亦淺矣

曹馬能叔人心

曹操自擊烏桓諸將皆諫既破敵而還科問前諫者衆  
莫知其故人人皆懼操皆厚賞之曰孤前行乘危以徼  
倖雖得之天所佐也顧不可以為常諸君之諫萬安之  
計是以相賞後勿難言之魏伐吳三征各獻計詔問尚  
書傅叡叡曰希賞徼功先戰而後求勝非全軍之長策  
也司馬師不從三道擊吳軍六敗朝議欲貶出諸將帥  
曰我不聽公休以至於此此我過也諸將何罪悉宥之  
弟昭特為監軍唯削昭爵雍州刺史陳泰求救并州併  
力討胡師從之未集而二郡胡以遠役遂驚反師又謝  
朝士曰此我過也非陳雍州之責是以人皆愧悅討諸

葛誕於壽春王基始至圍城未合司馬昭敕基歛軍堅  
壁基累求進計詔引諸軍轉據北山基守便宜上疏言  
若遷移依險人心搖蕩於勢大損書奏報聽及壽春平  
昭遺基書曰初議者云云我終者甚衆時未臨履亦謂  
宜然將軍深等利害獨秉固心上違詔命下拒衆議終  
於制敵禽賊雖古人所述不遠是也然東關之敗昭問  
於衆曰誰任其咎司馬王儼曰責在元帥昭怒曰司馬  
欲委罪於孤邪引出斬之此為謬矣操及師昭之姦逆  
固不待言然用兵之際以善推人以惡自與守謀兼智  
其誰不歡然盡心悉力以為之用袁紹不用田豐之計

敗於官渡宜悉已謝之不暇乃曰吾不用盡言卒為所笑竟殺之其失國喪師非不幸也

### 取蜀將帥不利

自巴蜀通中國之後凡割據擅命者不過一傳再傳而從東方舉兵臨之者雖多以得尙將帥輒不利至於死貶漢伐公孫述大將岑彭來歙遭刺客之禍吳漢幾不免魏伐劉禪大將鄧艾鍾會皆至族誅唐莊宗伐三河招討使魏王繼岌大將郭崇韜康延孝皆死國朝伐孟昶大將王全斌崔彥進皆不賞而受戮十年乃復故宮

### 李嶠揚再思

李嶠揚再思相唐中宗皆以諛悅位為世所詆然亦有可稱武后時嶠為給事中來俊臣陷狄仁傑等獄將抵死敕嶠與大理少卿張德裕侍御史劉愬覆驗德裕等內知其寃不敢異嶠曰知其枉不申是謂見義不為者卒與二人列其枉許后肯也為潤州司馬然仁傑數人竟賴此獲脫嶠此舉可謂至難而資治通鑑不載神龍初要官醜執政以次用其親黨巨源秉筆當除十人再思得其一試問餘授皆諾宰相近屬再思喟然曰吾等誠負天下巨源曰時當爾耳再思此言自狀其短觀過中人亦是稱也

容齋四筆卷第十六

先翁茂子湖州  
松源涓送國子監  
之書遺藏南字

卷第十六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容齋五筆

十七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丙子

容齋五筆自錄

卷第一 十九則

天慶諸節

狐假虎威

張呂二公文論

王安石弃地

風俗通

昏主弃功臣

唐宰相不歷守令

人臣震主

號州兩刺史

徐章二先生教人

郎官非時得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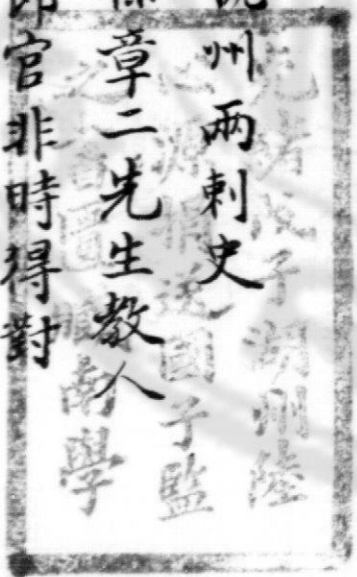
雙生以前為凡

俗語有出

問故居

張釋之柳渾

五經秀才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陶潛去彭澤

羞戎畏服老將

古人字只一言

卷第二十五則

二叔不咸

官階服章

月非望而食

慶善橋

西漢以來加官

呂望非熊

唐曹因墓銘

唐史省文之失

李德裕論命令

漢武唐德宗

諸公論唐肅宗

孫馬二公所言

元微之詩

諫繚綾戲龍羅

詳正學士

卷第三十五則

人生五計

瀛莫間二禽

士大夫避父祖諱

元正父子忠死

蕭穎士風節

石尤風

江楓雨菊

開元宮嬪

相里造

先公詩詞

州縣名同

二衙軍制

歐陽公勳封贈典

嘉祐四貞

五方老人祝聖壽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卷第四九則

作詩首意

毛詩語助

韓文稱名

晉代遺文

近世文物之殊

卷第五十五則

庾公之斯

致仕官上壽

嚴先生祠堂記

宗室覃思免解

冥靈社首鳳

貧富習常

史記淵妙處

號巨賀蘭

卷第六十二則

鄱陽七談

卜筮不敬

李彥仙守陝

俗語放錢

平王之孫

東坡文章不可學

棘寺棘卿

漢武帝田蚡公孫弘

萬事不可過

桃花笑春風

大言誤國

唐書載韓柳文

左傳州郡

唐用宰相

玉津園喜晴詩

經解之名

糖霜譜

女媧稚疾勝已者

漢書多叙谷永



玉堂殿閣  
知人之難  
漢武帝喜殺人者  
館職遷除

卷第七十四則

盛衰不可常  
唐賦造語相似

張蘊古大寶箴  
國初文籍

叙西漢郊祀天地  
騫騫二字義訓

書趙信陵事  
貢禹朱暉晚達

琵琶行海棠詩  
東坡不隨人後

兀白習制科  
門生門下見門生

韓蘇杜公叙馬  
風災霜旱

卷第八十二則

白蘇詩紀年歲  
天將富此翁

白公說俸祿  
白居易出位

醉翁亭記酒經  
白公感石

禮部韻略非理  
唐臣乞贈祖

承習用經語誤  
長慶表章

元白制科  
八種經典

卷第九十二則

畏人索報書  
不能忘情吟

擒鬼章祝文  
歐公送慧勤詩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委蛇字之變

東不可名園

一二三典壹貳叁同

何恙不已

兩漢用人元元字

韓公潮州表

燕賞逢知己

端午貼子詞

卷第十十二則

哀公問社

絕句詩不貫穿

農父田翁詩

衛宣公二子

謂端為匹

唐人草堂詩句

公穀解經書曰

柳應辰押字

唐堯無後

斯須之敬

丙午丁未

祖宗命相

容齋五筆目錄

凡一百三十五則

容齋五筆卷第一十九則

天慶諸節

大中祥符之世諛佞之臣造為

司命天尊下降及天書等事於是降聖天慶天祺天貺諸節並興始時京師宮觀每節齋醮七日旋減為三日一日後不復講百官朝謁之禮亦罷今中都未嘗舉行亦無休假獨外郡必詣天慶觀朝拜遂休務至有前後各一日此為敬事司命過於

上帝矣其當寢明甚惜無人能建白者

魏州兩刺史

唐韓休為虢州刺史虢於東西京為近州乘輿所至常  
稅廩芻休請均賦它郡中書令張說曰免虢而與它州  
此守臣為私惠耳休復執論吏白恐忤宰相意休曰刺  
史幸知民之弊而不救豈為政哉雖得罪所甘心焉訖  
如休請盧杞為虢州刺史奏言虢有官豕三千為民患  
德宗曰徙之沙苑杞曰同州亦陛下百姓臣為食之便  
帝曰守虢而憂它州宰相材也詔以豕賜貧民遂有意  
柄任矣俄召入踰年拜相案兩人皆以虢州守臣言公  
家事而休見疑於名相杞受知於猜主過合有命信哉

### 狐假虎威

諺有狐假虎威之語樺子來叩其義因示以戰國策新  
序所載戰國策云楚宣王問群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  
奚恤也果城何如群臣莫對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  
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矣天地使我長百獸今子食  
我是逆天地命也子以我為不信吾為子先行子隨我  
後觀百獸之見我為敢不走乎虎以為然故遂與之行  
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已而走也以為畏狐也今王  
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昭奚恤故北方之  
畏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也也猶百獸之畏虎也新序  
並同而其後云故人臣而見畏者是見君之威也君不

用則威亡矣俗諺蓋本諸此

徐章二先生教人

徐仲車先生為楚州教授每升堂訓諸生曰諸君欲為君子而勞已之力費已之財如此而不為猶之可不也勞已之力不費已之財何不為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為可也鄉人榮之父母欲之何不為君子又曰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如此而不為君子者未之有也言其所不善行其所不善思其所不善如此而不為小人者未之有也成都冲退處士章譽隱者其學長於易太元為子子功解述大旨再復攤詞曰人之所好而不足者善也所醜而有餘者惡也君子能強其所不足而拂其所有餘則太元之道幾矣此君子雲仁義之心予之於太元述斯而已或者苦其思艱其言迂溺其所以為教而忘其仁義之大是惡足以語道哉一先生之教人簡易明白學者或未知之故表出於此

張呂二公文論

張文潛誨人作文以理為主嘗著論云自六經以下至于諸子百氏騷人辯士論述大抵皆將以為寓理之具也故學文之端急於明理如知文而不務理求文之工世未嘗有是也夫決水於江河淮海也順道而行滔滔

汨汨日夜不止衝砥柱絕呂梁放於江湖而納之海其  
舒為淪漣鼓為波濤激之為風颯怒之為雷霆蛟龍魚  
鱉噴薄出沒是水之奇變也水之初豈若是哉順道而  
決之因其所寓而變生焉溝瀆東決而西竭下滿而上  
虛日夜激之欲見其奇彼其所至者蛙蛭之玩耳江河  
淮海之水理達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激溝瀆而求  
水之奇此無見於理而欲以言語句讀為奇反覆咀嚼  
卒亦無有此最文之陋也一時學者仰以為至言予作  
史采其語著於本傳中又呂南公云士必不得已於言  
則文不可以不工蓋意有餘而文不足則如吃人之辯  
熙寧之兵力勝於曩時而用蕭禧堅坐都亭之故輕弄  
疆場設險要害之處安石果於大言其實無詞以卻之  
也孫權謂魯肅勸吾借劉玄德地云帝王之起皆有驅  
除關羽不足忌此子敬內不能辨外為大言耳安石之  
語亦然

雙生以前為兄

續筆已書公羊傳注雙生子事茲讀西京雜記得一說  
甚詳云霍將軍妻一產二子疑所為兄弟或曰前生為  
兄後生為弟今雖俱日亦宜以先生為兄或曰居上者  
宜為兄居下者宜為弟居下者前生今宜以前生為弟

光曰昔殷王祖甲一產二子以卯日生器以巳日生良則以器為兄以良為弟若以在上者為兄器亦當為弟矣許莊公一產二女曰妖曰茂楚大夫唐勒一產二子一男一女男曰正夫女曰瓊華皆以先生為長近代鄭昌時文長倩並生二男滕公一生二女李黎生一男一女並以前生為長霍氏亦前生為兄焉此最可以證

### 風俗通

應邵風俗通雖東漢末所作然所載亦難盡信其叙希姓者曰合浦太守虎旗上郡太守邠杜河內太守遇冲北平太守賤瓊東平太守到質沐寵北平太守卑躬鴈門太守宿詳五原太守督瓊汝南太守謁渙九江太守荆修東海太守鄒熙弘農太守移良南郡太守為昆酒泉太守頻暢北海太守處興巴郡太守鹿旗涿郡太守作顯廬江太守貴遷交趾太守賴先外黃令集一洛陽令諸於單父令即賣烏傷令昔登山陽令職洪高唐令用蚪此二十君子皆是郡守縣令惟移良之名曾見於史恐未必然也

### 俗語有出

今人意錢賭博皆以四數之謂之攤按廣韻攤字下云攤蒲四數也竹工謂屋椽上織箔曰簷筮廣韻唐字下

云符簷竹筴也采帛鋪謂剪截之餘曰幌子幌一摧切  
注裁餘也挑剔燈火之杖曰捺他念切注火杖也李濟  
翁資暇集云意錢當日攤鋪疾道之訛其音為蒲此說  
不然

昏主弃功臣

燕昭王伐齊取其七十城所存者惟莒即墨田單一旦  
悉復之使齊復為齊而襄王聽幸臣九子之譖單幾不  
免秦符堅舉百萬之師伐晉賴謝安却之而孝武帝聽  
王國寶之讒安不能立於朝廷之上桓温伐慕容暉暉  
兵屢挫議欲奔北慕容垂一戰使燕復存乃用慕容評  
之毀垂竄身符氏國隨以亡朱泚據京都德宗播遷奉  
天李懷光繼叛李晟孤軍堅壁竟平大難而德宗用張  
延賞之譖訖罷其兵且百端疑忌至於鞅鞅以死自古  
昏主不明輕弃功臣如此真可歎也

問故居

陶淵明問來使詩云爾從山中來早晚發天日我屋南  
山下今生幾叢菊薔薇葉已抽秋蘭氣當馥歸去來山  
中山中酒應熟諸集中皆不載惟晁文元家本有之蓋  
天目疑非陶君處然李太白云陶令歸去來田家酒應  
熟乃用此備王摩詰詩云君自故鄉來應知故鄉事來